

人间物语

片羽

大地上的地名

| 文猛 文 |

春天的馈赠

| 谢建骅 文 |

地名

人在走,天在看,地名记着回家的路。

年轻的时候,一心逃离村庄——逃离村庄土得掉渣的地名,逃离贫穷的生活,失落的人生,苍白的日子。逃离,就像扔掉一件件旧的衣裳,土腥味的小名儿。

离开故乡漂泊半生,身倦心倦的时候,心中梦中浮现的,却总是最早出发的村庄,总是那些既土气又苦涩的地名。

父母在唤儿回家。

地名在给你指路……

我们永远铭记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回哪里去。

湾

山以拥抱的热情伸出两条臂膀,山的胸怀成了我们生活的湾。

白蜡湾是故乡最大的湾,几十户人家渔船避风散布排在湾中。

故乡白蜡湾因为湾的两臂上长着大片白蜡树而得名。有树的守望,有井水的滋养,白蜡湾成了故乡最温馨的湾。

樱桃红的时候,我们去樱桃湾摘樱桃。青草绿的时候,我们去枫木湾割青草。

岩豆饱满的时候,我们去岩洞湾打岩豆……

离开故乡,浮躁的生活,浮躁的人生,让生活不再宁静,当失眠伴随人生的时候,心中浮现故乡那些山湾,就有宁静,就有好梦。

给心中一方恬静的山湾,那绝对是笔永远取之不尽的心灵银行。

沟

山和山站着说话,脚底为沟。人总爱在路上行走,最怕被人带进沟里。沟总是比山低比路低的地方。从沟底爬出来总会见到山顶,见到山顶总会见到又一条沟……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起伏,这是长大后才明白的人生。

从白蜡湾家屋出门,沿着田边的小路,走过水井田、扁担田、三丘田、桑树田、烂谷田、芋头田、酒谷田,路过松林包,转过罗家地、龚家地、松树坡,穿过斑竹林,就是纸厂沟。

纸厂沟是村里造纸的地方,就是专门给死去的人烧的那种纸。大人们说纸厂沟就是亡者的银行,纸厂周围似乎飘满了等着取纸钱的人的灵魂。

我详细叙述那条来去的线路,是因为大人们说那条路上总有“倒路鬼”,你记不着线路会让“倒路鬼”领着你迷糊乱走,不遇鸡叫不遇狗吠是醒不来的。

从家门走到纸厂沟,从纸厂沟往上爬上望乡坡,其实就是一生的路程……

大人们有心思的时候,总会在门前石凳上坐下来,让直戳戳的心思在沟底转几个弯弯,然后回来……

埡

山与山站着说话,脚底为沟。山与山肩并肩思想,肩膀处为埡。

我们去登山,我们不需要从山头最高的思想处翻过,我们只想从最省力最智慧的思想处过山或者出山——

埡口是需要思想的地方,就像人,左想是一撇,右想是一捺,想来想去,人就是一埡口。

故乡山多,埡就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灯盏埡和黄葛埡。

灯盏埡何以取名,从地形地貌人文历史上我一直找不出与灯盏有关的理由,故乡很多地名取名都有理由也都没有理由。自从我们村的学堂迁到灯盏埡口,我一下就明白取名的理由,尽管灯盏埡在没有学堂的时候就已经那么叫着。

在故乡人眼中,人如果没有学文化,就是睁眼瞎,一生就白瞎啦。学文化就得有学堂,把学堂建在灯盏埡给人心中亮一盏灯,照亮人生的路,灯盏埡自然就神圣起来。

让一种灯光照亮乡村,乡村亮堂堂的。

故乡在蛤蟆山的环绕中,我们要看到山外更远的地方必须去翻过那高高的蛤蟆山。蛤蟆山就在自己的山脊上开了方坳口,不知什么年代起,坳口上长着一棵黄葛树。

从山外进来,站在黄葛树下,故乡就在眼前。

从故乡出去,爬上望乡坡,驻足回头,凝望故乡,从望乡坡再往上爬上坳口,站在黄葛树下,再看一眼故乡,踏上远路,未来路如何,还能不能够回到故乡,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坳口就叫黄葛埡。

“黄葛树,黄葛埡,黄葛树下是我的家……”我们从小就唱着这首儿歌跳绳、追逐,因为我们一直记着哪里是家。

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会唱着这首儿歌,因为我知道风声会把我的心事传达……

坡

城里人去工作叫上班,乡里人去干活叫上坡。

坡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坡是庄稼生长的地方,坡是祖先躺着的地方,坡是黄土最疼人的地方,坡是山最平缓的地方。

故乡那些叫坡的地方,她喂养了我们红苕、洋芋、玉米、高粱、大豆,每一片坡都叫我们刻骨铭心。我不想去触动那些与饥饿有关的记忆软肋,我只想记录一处坡,一处长不出粮食却长满了野花长满了伫望长满了泪水长满了乡愁的高坡——

望乡坡。

望乡坡上住着祖先,从家门出发,到纸厂沟取了漫天飞舞的纸钱,抬上望乡坡,这就是祖先们的一生。

望乡坡上哭着远嫁的女子——“巴山豆,叶叶长,巴心巴肝想我娘。娘又远,路又长,哥哥留我过端阳,嫂嫂嫌我吃饭多,拿起扁担打哥哥,大哥送到朝门口,二哥送到望乡坡,妹啊妹,这回去了哪回来?石头开花马生角,公鸡下蛋回家来……”

望乡坡上哭着远行的乡亲——“走出村口你望一望,家中爹娘泪汪汪。纸厂沟中你望一望,跪拜祖先泪汪汪。望乡坡上你望一望,思乡人儿泪汪汪。黄葛埡口你望一望,远行之路泪汪汪……”

老家有一个很公认的说法,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听到开门声音,突然听到狗叫声音,突然听到灶台井台传出声音,那是远行的人委托自己的魂回家,寻找曾经的足迹,寻找回家的路。

远远还在故乡的亲人们,如果有一天你听到院中响起什么声音,千万别惊动,我知道回家的路……

乡村的春天是美丽的,春天的馈赠是丰硕的,美味遍地。每年,我与家乡的春天都有个约会,喜欢回乡走走看看,欣赏乡村春天的美景,享受乡村春天的馈赠。

今年依然如此,阳春季节,我如约回到了家乡。母亲去野外采野菜了,家里门没锁,我放下行李,就直奔田野,拥入春天的怀抱。漫步在田间小道上,脚踩在泥土上“滋滋”地响,能感到足下泥土的绵软和暖意。放眼四望,麦苗青青,菜花金黄,无边的沃野就像一张多彩的水墨画。

在田野转了好一会儿,回家时,母亲还没回来。屋檐下,燕子飞进飞出。燕子在堂屋的墙上筑了好大一个窝,有一只燕子站在窝旁正啄泥垒窝呢,屋边的湿地上几只燕子在衔啄春泥。这正是古诗所描述的情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正当我看得出神时,“咯咯蛋、咯咯蛋”,一阵清脆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忽然一只小母鸡高声大气地叫起来,听那种叫声就知道它刚下过蛋,它是在向主人报喜,或者向同类炫耀。那是一只年轻的芦花母鸡,边叫边趾高气昂地从里屋走出来,突然看见了我,便扑棱着翅膀,惊叫着跑得无影无踪……

我好奇地走近鸡窝,鸡窝里已下了好几个鸡蛋,其中一个带着血丝的鸡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这枚鸡蛋,暖暖的还带着体温,一定是刚才那只年轻的芦花鸡生的,这是一只开生蛋!我们那里把母鸡生第一只蛋叫作“开生”,开生蛋往往蛋壳上会带着血丝的。在乡下,开生蛋是不卖的,也不炒菜吃,而是煮熟了留给小孩子吃。说是吃了开生蛋,小孩会增强抵抗力,百病不生。小时候,母亲每年春天都会将开生蛋煮熟了给我吃,至今还记得那种香喷喷的美味。

屋后猪窝里的猪崽,不时地为争抢食物而发出叫声,走近屋后,猪窝里的两头猪崽,体圆膘肥,十分可爱,我连忙走过去,从网兜里,抓了一把青草扔给它们,

看把它们乐得,争抢得不可开交,春天的青草猪崽吃了容易上膘。记得那时的春天,家里年年都养猪,我们放学后的任务就是穿着网包去田野里打猪草。我们长大离家后,母亲依然年年养猪,每年春天都要捉两头猪崽回来饲养,到了年底,猪肥了,一头卖了,另一头宰了分给我们兄妹几家过年。

过了好一会儿,母亲回来了,一眼看见我,满脸都是笑。只见她背着口袋,提着竹篮,尽是些刚从地里采摘回的美味。我连忙迎上去,帮母亲卸下肩上的口袋,母亲笑盈盈地指着满篮鲜嫩的歪歪菜说:“春天的歪歪菜鲜嫩好吃,营养丰富,小孩吃了能增强体质,前天电视健康讲座上,老中医把它称为‘长寿菜’,你回去后,多炒些给宝宝吃吃。”

我每次回家,给家人带来的除了相聚的喜悦,更多的是母亲的忙碌。母亲不要别人帮忙,面带微笑,一人在灶台上忙上忙下,午饭上我们一定能吃上荤素搭配的菜肴:炒豌豆头、野芹炒肉丝、香菇炒芥菜头、歪歪菜炒蚌肉,母亲的炒螺蛳是我最喜欢吃的。间隙,母亲还将采回的嫩野菜头,切碎了,拌上盐,挤去盐卤,揣满几塑料瓶封好,让我带回去,我们乡下称这为“馓子咸菜”,味道很是鲜美。

回城的时候,母亲从灶屋里拎出了早已收拾好的蛇皮袋,里面装的尽是她采摘的各种新鲜野味,袋子鼓鼓囊囊的,母亲简直恨不得将一个春天都装进那只袋子。母亲还拎出一只纸箱,里面装有草鸡蛋、青蚕豆、螺蛳等,笑着说:“这螺蛳是我这几天在河里张的,带回去给宝宝他们吃,‘清明螺,赛于鹅’。”

我们长大进城后,母亲依然关心着我们,处处想着我们,每年春天,她都要去地里给我们采摘各种野味。拎着母亲装满美味的蛇皮袋,倏地有一股幸福的感动涌上心头,感到母亲送给我的不只是一袋乡村美味,而是一个春天,还有母亲暖暖的爱意。



室内乐 摄影 李玉祥